

一场温暖的酒事

陈佳

时近寒冬,很多人都喜欢喝点小酒暖身子。古人亦是如此,只是人家喝酒必温,还能引发诗情:“温酒浇枯肠,戢戢生小诗”。

温酒器其物虽小,可历史不短,远在商周时就有了。彼时因青铜冶炼技术高超,居然还有爵、斝(jiǎ)、角、觚、觶、壶、觥、尊、彝等不下十种,想必那个酒肉池林的纣王是每种都用过的。

汉代盛行用三足或四足青铜炉来温酒,比如珍藏于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四神温酒炉。这款西汉晚期的温酒炉,由耳杯和炭炉组成,炉身上部为椭圆形,四壁雕镂朱雀、玄武、青龙、白虎四神像,下部呈长方形、曲柄,炉底有火算子。喝时,只需把燃烧的炭火放在炉内,杯中添酒,即可给酒加温。唐人白居易那句有名的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,估计就是对这场酒事最好的写照了。

唐代国力昌盛,粮食富足,饮酒也

是上至宫廷下到百姓间的风尚。这个时期,除了陶瓷酒具外,还出现了金银材质的温酒器具,造型华丽端庄,一如其盛世风范。宋代制瓷业发达,官定汝均哥五大官窑及景德镇等中外知名的窑址,都生产了大批精美的瓷制温酒器。这其中,注子当是最普遍的温酒器,又以景德镇窑烧制的影青釉注子温碗为最。安徽省博物馆藏有一套宋影青温碗注子,全器由温碗、注子和盖三部分组成,温碗为高圈足深腹莲花形,自下而上合成深腹大碗;注子直颈小口,溜肩,鼓腹,圈足,前置上扬的细流,后置高卷的曲柄;盖外套于注子口上,盖中部折肩内收,盖顶饰宝珠顶。整器通体施影青釉,色明澈温润淡雅,花纹图案协调完美。

元代本是马背上得天下的王朝,游牧民族的文化因子,估计是耐不住性子温酒的。当然,温酒器具也还是有的,但以贵金属为主,估计与上层社会显示富贵、渲染升平有关系。明清以降,虽从封建社会的整体走势看日趋衰落,但酒具尤其是温酒器却是空前发展,形制繁多,

有温碗、温酒壶、温酒炉、温酒罐、温酒盅,材质上更呈现出多样性,除瓷器外,还有金银、景泰蓝、角、竹等。清康熙乾隆三世,由于祖孙三代皇帝佬儿都对瓷器表现出共同的喜好,制瓷业更是繁荣一时。比如瓷制的温酒器中,除青花、斗彩、冬青外,还新创了“粉彩”“珐琅彩”“软彩”“硬彩”和“古铜彩”等,真可谓五光十色,美不胜收。

我家虽世代务农,却不妨碍祖辈们好杯中物。祖父有套民国初年浅绛山水桃纽温酒器。这套呈圆筒形足有二十多公分高的酒具很是精美,浅绛绘画为青山绿水,意境幽静。我成年后,查证了资料后始知这居然是民初名画师李复茂的作品,不由地大跌眼镜。

对于今天多数将喝酒仅视作一种社交手段的人们来说,温酒无疑是一种画蛇添足般的注脚罢了。当我们举起玻璃、陶瓷或者其他什么材质的酒器,饮下一杯又一杯并不温热的酒,却不曾遥想过祖先们的智慧和优雅,遥想过那些温暖的酒事,算起来,真的有些遗憾了。

青山绿水,完美组合
湖光山色,优雅携手
诗意栖居缓缓流动
亭台楼阁惜惜相拥
草长莺飞时
湖心里的旋律回荡欢歌
点染着记忆深处的韶华

青山绿水,精彩组合
湖光山色,深情相拥
环湖骑行楚楚从容
玉妆燕归的年轮款款传递
天涯共此时
记忆里的尊严发芽放歌
定格着心怀长久的温澈

金江湖恋歌

萧雨风

那时以为天要塌了

马亚伟

10岁的时候,我跟伙伴一起玩。他爬到墙头上,我拿了一面镜子在下面照他。他的眼睛被强光刺到了,突然间摔下墙头。他的腿摔坏了,进了医院。我吓坏了,以为他这辈子会成为残疾人。我第一次闯这么大祸,我甚至还想,是不是警察要把我抓走,关进监狱。

到了傍晚,我还在村边徘徊,不敢回家。回到家,母亲一定会狠狠打我一顿,而且明天会怎样,我完全不知道。那时我以为天要塌了,伙伴成了残疾,我一辈子负罪。暮云飞渡,倦鸟归巢,我心中涌起巨大的恐惧感,仿佛整个人要被某种东西吞噬掉。我咬咬牙,回到家。母亲用鞋底狠狠地打了我几下,然后带上点心苹果,拉着我去伙伴家赔罪。不久后,伙伴完全好了,腿一点没受影响,重新活蹦乱跳起来。天没有塌下来,我的日子重回平静。

20岁的时候,我复读一年高考依旧落榜。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失败者,我的人生从此完了,再也看不到一点光明。家里没人的时候,我把所有的书都摊到地上,自己坐在书的中间,面对着十年寒窗读过的这些书,我放声大哭。我以为天要塌了,几天几夜,我不发一言,像个木偶一样。一天早上,父亲对我说:“太阳又出来了,天塌不下来!再去读一年吧!”后来,我终于考上了大学,觉得人生也开始柳暗花明。

30岁的时候,我与丈夫的性格正处在磨合阶段,吵架成了家常便饭。那次我们大吵起来,他冲我吼道:“大不了这日子不过了!”我惊愕地望着他说:“不过了?你是说离婚!行!马上就离!”他也不甘示弱:“你以为我怕离婚吗!”我气得愤然离家。茫然地走在街上,虽然周围来来往往的人在说说笑笑,但在我眼里一切都是空洞的。我的天就要塌下来了,以后的日子真的没法过了。痛苦的滋味在我心里翻江倒海,眼泪也汹涌而下。我以为,我的婚姻就这样走到终点了。后来,丈夫找到我,主动认错,我们约好再也不提“离婚”二字了。我们和好如初,生活恢复正常。

多年里,我经历过无数次类似的事。当时以为天要塌下来了,生活无法继续下去。“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”,一切都会成为过去。曾经的那些失意,在当时来说像洪波巨澜一样,快要把人吞没了。往事经年,意兴阑珊,多深刻的痛苦都会淡漠。多年后再看这些经历,把曾经“天塌下来”的大事放到漫长的人生之河上看,发现不过是翻了几朵小浪花而已。

或许,你此刻也正经历着“天塌下来”的大事,以为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。但是,天不会塌下来,生活还会继续,所有的事都会成为历史,你向前的脚步会踏平坎坷,重新走入坦途。

我知道,未来的日子里,我还会经历一些看似“天塌下来”的事。经历的时候,告诉自己:没关系,仅仅是翻了朵浪花而已,咬牙挺过去,前面依旧是天,塌不下来。



农家的收获

汤青摄

幸福在细微处开花

罗倩仪

前段时间,公司组织去马来西亚旅游,我们都玩得很尽兴。回国后,朋友问这趟旅程中,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。不是大海,不是潜水,更不是购物,我的答案是萤火虫。

去红树林景区看萤火虫的夜晚,下着毛毛雨,导游说不一定能看到萤火虫了。我坐在湿漉漉的小船里,任凭小船在黑暗中行驶,两旁的红树林显得阴森。突然,一棵树上出现了一闪一闪的亮光,一只、两只、无数只,一棵树上忽然挂满了一树的萤火虫。一棵原本沉寂在黑夜中的小树,瞬间变成了魅力四

射的圣诞树。我惊叹不已,沉湎其中。

小船返航时,船上的一个小男孩说:“妈妈,刚才看到萤火虫,觉得好幸福哦!”我忽然一惊,继而微笑,刚才我不也沉浸在小小的萤火虫带来的幸福里吗?它们飞进了我的脑海,在记忆的某个角落开出了一朵幸福的花儿。

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妻子翁帆,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在她的记忆中,杨振宁做过最让她觉得幸福、感动的事有两件。有一回他们在日本,翁帆病了,头晕、肚子疼,没法起床,杨振宁到楼下拿了一碗麦片粥上来,喂她吃。还有一次在三亚的酒店,那天杨振宁怕开灯吵醒

翁帆,就到洗手间去看书。

幸福似乎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,哪怕在名人的家庭中也是如此,它总在细微处浸润人的心田。

最近我重看了一遍电影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,初看的时候,只觉剧情太寡淡无味,但越看越觉得有滋味,有一种平淡的温暖,人间的温情。剧中的一对母子,他们的晚餐通常是一份素菜和一份鸡蛋,但他们吃得津津有味;偶尔吃榴莲、柚子、月饼和打包回来的乳鸽,总是边吃边说美味,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。

我忽然明白到导演的厉害之处,原来只要人活得豁达简单,幸福也变得简单。

有一天晚上,我回到家

时,看到母亲正在一边泡脚一边微笑着看电视。我环顾四周,问:“我爸呢?”她努努嘴说:“在阳台坐着呢。”父亲把他的那套茶具摆放在阳台上,旁边还有一张他的专属藤椅。闲暇时,他便在阳台上泡茶,躺在藤椅上小憩。这大概就是父亲平淡日子中,平静而幸福的时刻。而母亲则把忙碌一天后舒舒服服地泡热水脚,视为一天中最大的幸福。

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,但幸福终究是一种感觉。很多时候,我们问一个人,现在想起来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是什么,答案通常是一件“小事”。

这些小事无外乎一个简单的举动,一次美丽的邂逅,甚至是一碗粥、一本书、一杯清茶。幸福喜欢在细微处扎根、开花,被存放在记忆深处,滋润着灵魂。